周易訂疑

周易訂疑卷之十三

樂陵董養性邁公輯著　　弟養中建公較正

下傳

此篇大抵發前篇未盡之義所言多處憂患之事又多缺文疑字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本義成列謂乾一兑二云云朱子曰成列不止只論横圖如乾南坤北又是一列故曰之類

蒙引竊疑朱子當時只可定作横圖說則于因重之勢爲順

訂疑只以橫圖言○方是成列○不必云圓圖也○之類二字衍之可也○

朱子曰、一畫為儀、二畫為象、三畫為卦、則八卦備矣、此上若旋次各加陰陽一畫○則積至三重○再成八卦者○八方有六十四卦之名○若經以八卦徧就加乎一卦之上、則亦如其位而得名焉、方其四畫五畫之時○未成外卦○故不得而名之耳○○出大衍前集五卷、

說統成列因重、就○畫○卦○時○說○成○列○是○小○橫○圖○此時止有三畫○說得象○說不得爻○因○重○是○大○橫○圖○謂因此八卦之列而重之也○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本義剛柔相推而卦爻之變往來交錯云云

訂疑本義全不可解(上篇此句訂疑就揲蓍時說)愚謂此即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之意詳上篇動與下文生乎動天下之動(動字義了然)動字皆指人事言謂既繫以辭而命以吉凶悔吝則筮得此者即有趨避之動前篇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正此義也洪範曰筮龜共違于人用靜吉用動凶大抵占得吉无咎者宜動凶悔吝者宜靜不宜動此專言動不言靜者省文也

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

本義吉凶悔吝皆辭之所命也云云

訂疑本義亦不可曉豈聖人繫辭時亦必待揲蓍了看卦爻之（辨得是動字只好）動而後繫辭以命之吉凶悔吝乎（以人事言）

葉良佩曰此動字宜以人事言蓋由聖人命之辭以鼓之而動者也。梁山來氏曰動者人之動作云為即趨吉避凶也（訂疑辭上文動字亦然）

訂疑聖人既命以吉凶悔吝占者得此如不動作營為豈便得吉凶悔吝乎吉凶悔吝生乎動謂待人之動而始驗也（直截了當）故乾文言曰是以動而有悔也動方有悔不動便无悔矣洪範曰筮龜共違于人用靜吉用動凶假如筮龜曰吉我不動以迎之豈便

會吉筮龜曰凶○我不動以犯之○豈便會凶○善動○則有吉无凶○下善動○則有凶无吉○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周子亦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凶悔吝居其三○動可不慎乎○亦以人事言也○

○上篇曰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皆其動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本義一剛一柔云云○朱子曰此兩句亦相對說剛柔者陰陽之質是移易不得之定體故謂之本若剛變為柔柔變為剛便是變通之用

臨川吴氏曰剛柔之畫其體已定因蓍之變其用相通隨時所

遇趣而就之剛或化柔柔或變剛也此承剛柔相推變在其中而言蓍之變也

訂疑本義及小註與吳氏之說皆欠明愚謂此言占者所得卦爻雖或有老陽當化少陰亦必先畫一口而謂之九不可即畫為一一而遂謂之八也或老陰當變少陽亦必先畫一乂而謂之六不可即畫為一而謂之七也此揲蓍者必先立卦以存其本質也本謂本卦對之卦而言也本卦既立然後觀其其爻變其爻不變而畫之卦于後以見其為自此而之彼所謂變通者趣時者也此變字即上文變在其中之變通字帶言之以足成

句耳。一卦可變六十四卦。是六十四卦有因變相通之理也。傳中變通二字。率就人事通變字方有分曉言。獨變通配四時。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及此處變通。就揲蓍說

彖引剛柔立本。以前疑本此本卦言變通趣時。對之卦言。本義一剛一柔、各有定位、此位字、與六位時成之位不同、如下三爻皆剛、上三爻皆柔、泰之定位也、下三爻皆柔、上三爻皆剛、否之定位也、自此而彼、變以從時、如乾之姤、以至乾之坤、坤之復、以至坤之乾、皆是又一剛一柔、此一字不可拘例一爻。或六爻皆剛者有之。或六爻皆柔者有之。或五柔一剛者有之。或五剛一柔者有之。

但以易之所有不過一剛一柔而已故曰一剛一柔也

吉凶者貞勝者也

本義物以其所正為常者也　訂疑此句難解當云以其正者為常也重常一邊

進齋徐氏曰先言吉凶悔吝而後止言吉凶者以吉凶者悔吝之積也

訂疑上篇吉凶者得失之象也節本義云吉凶相對悔吝居其中間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正好用于此處○孟子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即貞勝之意本義非吉則凶非凶則吉

亦是此意、然只解得常字、說不出正字意、必如下文本義云。順理則吉。逆理則凶。正字意方出。

葉爾瞻曰、吉凶不並立、若相制相克者曰勝、顧勝非偶湊而勝、有箇正常之理、順而吉、悖而凶、未嘗有倒置者、曰貞勝、如以吉凶相勝為正、常字說不透、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程子曰、天地之道、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貞觀、日月之道、常明而不息、故曰貞明、訂疑此本義所取、

本義天下之動、其變无窮云云

蒙引天下只一个理。人之動。非順乎理。即逆乎理。理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唯一理之所在。而視其順逆以為吉凶耳。

訂疑一理而有是非。不是則非。不非則是。未有个于兩可之間者也。唯貞夫一。故吉凶亦貞勝。而无不吉不凶者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本義確然健貌。云云

蒙引此段（極有分寸勝本義）不是申貞觀之義。特以起下文。蓋上文都是言卦爻吉凶。至此則推本卦爻之所由作也。上文天地之道四句。輕只用。以起天下之動一句。此節非以發明天地之貞觀。乃以著卦

爻之所自出也故總之曰爻也者云云與上文貞觀之意全不相偶

訂疑本義以乾坤二字當天地二字非也此節特應首節八卦（此條引更確宜引）成列句乾坤八卦之首也（屠說簡圓理此則寬有着落）不言六子者舉乾坤可例其餘也乾示易坤示簡則震示動巽示入坎示險離示麗艮示止兌示說（說得詳明）可例矣○前言八卦成列象在其中以體天地之撰類萬物之情也此言示易示簡以通神明之德也蓋象與性情不相離有是象則有是性情前言象此言德互文也○言乾坤則六子可知矣六十四卦其象其德亦可知矣（更入有道義）六十四卦之象之德不外

乎八卦故下文不復及因重之卦而直絕之曰爻也者效此者也云云乾坤之爻象效像乾坤之象之德六十四卦之爻之象各像效其卦之象之德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本義此謂上文乾坤所示之理云云

訂疑本義亦欠切、爻象即首節爻在其中象在其中之爻象言爻之為言效也、效呈也、以各卦之德之象分呈之于各卦六爻也象之為言像也、像形也、像此者、以各卦之德之象繞形之于

上面繫辭焉一條方不漏下文吉凶見乎外

重卦也○此爻字似當兼爻辭象字似當兼卦辭若只指卦畫

及聖人之情見乎辭亦有來路

亦无緣發明得許多道理出上篇第三章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本義彖謂卦辭爻謂爻辭彖指全體而言變指一節而言第八章第十二章設卦以盡情偽卦中有辭也繫辭焉以盡其言辭即爻也下文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本義卦即象也辭即爻也下篇第三章亦與此處相發

自首節至二節為一段三節至此節為一段皆以申明首二節之意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本義內謂蓍卦之中云云問陰陽老少在分蓍揲卦之時而吉凶乃見于成卦之後如何訂疑問底儘好朱子曰也是如此然內外字猶言先後微顯

訂疑內外只宜訓彼此二字蓍與書是兩物故有彼此之別揲蓍者十八變而成卦已知本卦是何卦之卦是何卦當用是何卦何爻了這是爻象動乎內然須考之易書而察其占之吉凶這是吉凶見乎外金縢曰卜三龜一習吉此如爻象動乎內也故籥見書乃并是吉此如吉凶見乎外也又如今人求籤得了第幾籤這是爻象動乎內還須討籤簿看看方知吉凶這是吉

凶見乎外。

朱子曰、功業見乎變、是就那動底爻見得功業、似吉凶生大業之業、猶言事變底務相似。

蒙引不曰功業見乎占、而曰見乎變、猶前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占由變而成、變尤重于占。至于占之吉凶、則聖人欲人趨避之意、顯然見乎言外矣、功業以用易者言、聖人是作易聖人。不止文王周公。伏羲亦在其中。辭雖繫于文王周公、其實只為伏羲發縕耳。

訂疑易者辭占象變而已。皆可以成功業。皆可以見聖人之情。

而此分言者夫子亦信口說出耳此節爻象即首節之爻象
字變辭即次節之變辭字大抵首二節為此章之綱領自吉凶
悔吝生乎動以下節節皆是申明首二節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
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本義曰人之人今本作仁呂氏從古云云
朱子曰聖人之情見乎辭下連天地之大德曰生此不是相連
乃各自說去問人君臨天下多少大事只言理財正辭如何
曰是因上文而言聚得許多人無財以養之有財不能理又不

得正辭只是分别是非教化便在正辭裏面理財正辭禁非是三事大槩是辨别是非理財言你底還你我得還我正辭言是底說是不是說不是猶所謂正名

平菴項氏曰財者百物總名皆民之所利也正辭謂殊貴賤使有度明取予使有義辨名實使有信蓋利之所在不可不道之使知義也禁民為非謂憲禁令致刑罰以齊其不可道者也蓋養之教之而後齊之聖人不忍之政盡于此三者矣理財則易之備物致用也正辭則易之辨物正言也禁民為非則易之斷吉凶明得失外内使知懼也易之事業盡于此三者也

蒙引理財者養也正辭者教也禁民為非者刑罰也○嘗疑正辭禁非不必俱從理財說理財如孟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之類正辭正字便是正名之正辭便是言順之言辭順乎理則辭正矣故朱子曰教化便在裡面項氏謂殊貴賤使有度云云至使有信為正辭此說固善但語意亦倒在理財上不能盡聖人之意禁民為非若以理財貫說則是以禁其爭奪而多取者彼不孝不弟之類有不係爭奪者獨不在所禁乎况為非二字所該自廣

一說朱子曰聚得許多人无財以養之云云按此三段語意則

正辭禁非只帶理財義之一字固不止于理財然聖人之意時各有所主惟善為寶何止曰位三代得天下以仁則守位何止人也能行仁政則天下歸之聚人又何止財且道理只在聖人口頭則正辭禁民專從理財說下亦或然也大學平天下章多言理財豈可議其末盡治平之道哉依此說則正辭自理財說者當云利之所在人皆趨之是他底說是他底不是他底也說是他底而辭不正矣此聖人之理財必繼之以正辭也左傳晉文公治軍定襄王示禮伐原示信民易資者不求豊焉明徵其辭註云不貳價也重言信也依此則正辭亦可就理財說朱子

小註為有徵矣禁民為非防爭奪止侵盜所関甚大而教亦行其中通自何以守位曰人至曰義是庶而富富而教之道也

訂疑據本文須如此說蓋人以守位財以聚人義以理財相因而及文勢自如此

雲峯胡氏曰上繫首章由乾始坤成說歸乾易坤簡之理下繫首章則由乾易坤簡說出天地大德得乾坤易簡之理如聖人乃可以成人之位行天地大生之德在聖人不可无大寶之位兩位字不同位天地之中人人所同也而聖人能成之大寶曰位聖人之所獨也而天地實賴之上下繫之首章其有望于後

世有德有位之聖人、如此哉、訂疑此說可謂巧矣、

竿盧吳氏曰、與上文不相屬、別為一章、而與下章相合、○龍仁夫曰、此五句、恐是他經誤入、故與上下不合、

訂疑龍氏謂他經、未必然○吳氏謂別為一章是也○謂合下章亦非○愚謂此上下有缺文○繫辭傳○或論作易之由○或言易之用○或論卦爻彖象辭占象變○或以造化人事來形容易理○未有旁言他事○而不歸之易者○獨此節自天地說到聖人○不復及易○故知上下有缺文○以愚意、當云何以理財曰義○此句之下○補之理惪曰○如此正言斷辭禁民為非曰易○正言斷辭見後章、禁民為非、只是為

君子謀不為小人謀不可占險之意上五句為客補出曰易一句為主如法象莫大乎天地節上五句形蓍龜一句也

右第一章

本義此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

訂疑本義亦既分曉八卦成列二節是言象爻變動自第三節至情見乎辭是申釋首二節文意至此盡矣末節當自為一章乃他章之錯簡爾何得合為一章而括以二語乎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

德以類萬物之情

註聖人之作易、无大不極、无微不究、大則取象天地、細則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也、

疏近取諸身者、若耳目口鼻之屬是也、遠取諸物者、若雷風山澤之類、是也、

本義俯仰遠近○云云○朱子曰、那時未有文字、只是仰觀俯察而已、想聖人心細、雖鳥獸羽毛之微、也盡察得有陰陽、今人心粗、如何察得、或曰、伊川見兎、曰、察此亦可以畫卦、便是此義曰就這一端上、亦可以見凡禽獸草木、无不有陰陽、鯉魚脊上有

三十六鱗陰數龍脊上有八十一鱗陽數龍不曾見鯉魚必有之又龜背上文中間一簇或五段兩邊各揷四段共成八段子八段之外兩邊周圍共有二十四段中間五段五行也兩邊八段八卦也訂疑不如云八節周圍二十四段二十四氣也个个如此又如草木有雌雄又如樹木向陽處必堅實其背陰處必虛軟男生必伏女生必偃其死于水也亦然

蒙引聖人作易正經來歷全在此章則河圖者特其中所取之最神易者耳河圖不出易亦須作故本義于乾坤之首只用此章之說仰觀俯察遠取近取所得神明之德萬物之情耳

○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不可以說卦乾爲首爲馬兩段來塡此二句說、此處說得活。每一物。各有陰陽消長。且是未畫卦之前。如此取之。彼以各物分配八卦。是已成八卦之後。所取象。與此意實不同。

訂疑蔡氏看書極細、如此云〻、恐不必也、伏羲畫卦根由、即夫子亦不曾指定確據、觀其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云〻、又曰、有以見天下之賾云〻、即此仰觀俯察云〻之說也、又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以畫卦本圖書、又曰、易有太極云〻、是又只論理是如此、在夫子亦不知何說爲的、只是以意度之、想是如

此耳說卦所取象亦是夫子以己意觀之見得如此伏羲畫卦以象其物宜者或是如此此亦未可知也

榮引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二句最盡○一是精○一是粗○一是性情○一是形體○其下十三卦制器所取之象一皆出此如兩目相承二體皆木則就萬物之情取如物麗及上入下動則就神明之德取

洪覺山曰觀之取之是伏羲終身之學以天地萬物為書非專為畫卦也

訂疑夫子言伏羲畫卦○只說到八卦而止○不言六十四卦者○以

六十四卦不過八卦所重耳觀下文制器所取皆重卦可見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程子曰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

本義兩目相承而物麗焉朱子曰蓋取諸等字乃模樣是恁底蓋字便是一箇半間半界底字又曰據十三卦取象蓋取之離者言繩為網罟有離之象非覩離而始有此也

雲峯胡氏曰伏羲非取離然後為網罟特網罟兩目相承而物麗焉自有似離之象焉耳蓋之為言疑辭也下倣此

張南軒曰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故伏羲為網罟以佃漁非徒

使民知鮮食之利○亦以去其害而安其居也○

蒙引不特兩目而已○實則千百萬目○只見相承以兩也○猶云明兩作亦是繼明不已也、猶云今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亦不但明日而已也、

訂疑作字疑是衍文、因神農氏作、黄帝堯舜氏作、兩作字、而誤也、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斵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疏帝王世紀、包犧氏沒、女媧氏代立、為女皇、次有大庭氏、栢黃

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混沌氏、皞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无懷氏、凡十五世、皆習包犧氏之號也、

訂疑路史、自大庭氏以下、皆在包犧氏之前、包犧氏没、雖有包媧氏、是為女皇、女皇之後、直接神農、蓋唐虞以前、世遠難稽、世紀所載、不見經傳、雜出諸子之篇、其人之有無世之先後、皆不可考、羅氏獨違衆說、而據大傳以神農接包犧、卓矣○本義二體皆木○云云○問上入下動、于取象未曉、朱子曰、耜乃今之鏵鍬、耒乃鏵相、雜下、入畢竟是上面用力、方得入、

訂疑鏵鍬之說非也、以鐵耕自是後世爲之○初制耒耜未知用鐵也○故曰二體皆木○本義上入下動、或人疑之、是也、朱子云云、亦非也、即如朱子所答、亦只是上動下入耳、愚謂只取卦象卦名耳○○耒耜之外、又有耨耨芸器也、想此時農器亦不止此、此其大約耳、○前此或亦知稼穡○但神農又利其器用○教之時宜也○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

噬嗑

註噬嗑合也、市人之所聚、異方之所合、設法以合物、噬嗑之義

也、

本義日中爲市上明而下動云云

開封耿氏曰、有救粟者、或不足于禽魚、有禽魚者、或不足于救粟、粢者无所取、積者无所散、則是利不布、養不均矣、于是日中爲市焉、日中萬物相見之時也、當萬物相見之時、而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使遷其有无、則得其所矣、

訂疑耿氏因上文止有佃漁耒耜二條、遂謂市中只以二者交易、亦太拘矣、不如以二者爲例也、其萬物相見之義、亦疎、必期日中者、大約五十里之内、皆可至耳、丹陽都氏曰、五十里爲市、

愚謂未必恰五十里○然大約日中可至可反或二三十里亦可○但遠不過五十里耳○定以日中、亦以此時○遠近之人○方可取齊也○非朝夕不可市也○

絫引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言非一處之民○一處之貨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疏帝王世紀、神農氏、生帝臨魁、次帝承、次帝明、次帝直、次帝氂、次帝哀、次帝榆罔、凡八代而及軒轅氏、訂疑即黃帝、黃帝崩于

青陽立、是為少昊、少昊崩、顓頊高陽氏立、顓頊崩、帝嚳高辛氏立、帝嚳崩、帝摯立、摯廢、堯立、堯崩、舜立、

訂疑、路史、神農沒、炎帝柱立、五帝以來、稷之炎帝慶甲、柱之伯也、自慶甲至帝臨、書傳蔑紀、不得其考、次帝承、次帝魁、次帝明、次帝直、次帝釐、次帝居、次帝節莖、次帝克、帝戲、戲生器、器生鉅、克戲器鉅、皆不言為帝、炎帝榆、即參盧、黃帝代之、黃帝次帝鴻、即帝休、次帝魁、次青陽氏、亦曰雲陽氏、又曰金天氏、是為少昊、次顓頊、次帝嚳、次帝堯、次帝舜、

愚按大傳五帝相承、如親相代、然據他書、中間除堯舜為相禪

而立、餘帝或隔數帝、或數代也、世遠莫紀、无可考矣、

本義乾坤變化而无為○

訂疑稱黃帝堯舜、只重其變化无為○不重垂衣裳之制○衣裳前此有之○楊誠齋曰、所謂衣裳、即帝舜所謂觀古人之象、五色作服者是、蓋始于黃帝、備于堯舜、謝疊山曰、乾天在上、衣象、衣上闔而圓、有陽奇象、坤地在下、象裳下兩股、有陰耦象、或曰、此章制器尚象之事、衣裳亦制器之類、與上文網罟耒耜為市、下文舟楫弧矢之類、為一例、取諸乾坤、與上文離益噬嗑、及下文與隨等為例、亦通○

梁山來氏曰、聖人治天下、民所未厭○不强而去之○民所未安○不强而行之○如此變通所以使民不倦○不然○强民以紛更○安得不倦○由之而莫知其所以然者神也○以漸而相忘于不言之中者化也○神而化之○所以使民宜之○民以為不便○何宜之有○訂疑○此四句言三聖之治天下○不過如此○所以恭己无為而天下治○易窮則變至无不利○是以易道贊聖人之治道○亦以見三聖一身全是易理不止此下數卦、為取諸易卦也、此下亦畧舉數事、其實聖人制器尚象、亦不至此、

刳木為舟剡木為檝舟檝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

渙

剡舟必用大木、刳鑿其中、故云刳木也、楫必用纖長、理當剡削、故曰剡木、

本義木在水上也○云云

訂疑論舟楫之始、想只如剡所云、刳木蓋用獨木也、只好絶流而渡小水、故曰以濟不通、若江海千里、則非刳木之舟所能濟矣、故本義云、致遠以利天下、疑衍、愚謂禹貢九州之貢、浮汶達濟、浮淮泗、達河、沿江海、達淮泗、浮江沱潛漢、逾洛、至南河、逾沔渭、浮積石、至龍門西河、會渭汭、其舟必集衆木爲之、其舟大

而堅、固可致遠以利天下矣、堯舜時舟楫之利已普宜不盡刳大木爲之矣、○渙之辭曰、利涉大川、亦取此矣、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註隨物所之、各得其宜也、○程子曰、皆因其性爲之、胡不乘牛服馬乎、理之所不可也、

訂疑引車者牛馬、控馭者人、欲東則東、欲西則西、豈嘗隨物所之乎、註說非也、古未有騎馬者、有之自春秋始、程子說亦非也、如謂牛馬隨人所之、則胡安定梁山來氏之說爲是、

本義下動上說○

訂疑本義取卦德下動上說舟楫亦然不如胡安定說雖致

李氏曰牛以順爲道故服之以引重馬以行爲事故乘之以致

遠牛非不可致遠于引重爲力馬非不可引重于致遠爲敏

蒙引牛耕之功過于引重致遠恐當時未以耕故不著其功狀

訂疑當時指黃帝堯舜時 按冉耕字伯牛司馬牛亦名耕則春

秋時已用牛耕可知

訂疑事物紀原漢武帝時趙過教民牛耕牛耕自趙過始蒙引

一段破紀原之誤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註取其豫備○

本義豫備之意○云云

朱氏曰、上古外戶不閉、至是始有暴客、徐氏曰、上古民淳事簡、結繩可治、後世風俗偷薄、故作書契、

訂疑朱徐之說皆非○民生有欲无主乃亂○古今一也○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本義下止上動○云云

徐進齋曰、民粒食矣、又杵臼以治之而使精、小有所過而利于人者也○

訂疑送終大事而過于厚。取諸大過。養生小事而過于厚。取諸小過。徐氏之說為有據矣。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註睽乖也。物乖則爭興。弧矢之用。所以威乖爭也。訂疑本義從之。

進齋徐氏曰。其害之大者。以重門擊柝不足以待之。故必有弧矢以威之。利天下者仁也。威天下者義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註宮室壯大于穴居故取諸大壯也 訂疑本義從之

蔡節齋曰棟屋脊標也宇椽也棟直承而上故曰上棟宇兩垂而下故曰下宇棟取四剛義宇取二柔義 訂疑標蓋檩字之誤也

訂疑四剛二柔之義欠妥以四剛象屋上之檩則可以二柔象椽之下垂者為宇則非陸氏曰上下四方曰宇宇者室內之空處也故有上下四方豳風曰八月在宇蟋蟀椽詩為雅豈有在屋之椽上者乎

涑川司馬氏曰風雨動物也風雨動于上棟宇建于下大壯之

象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

註取其過厚○疏不積土為墳是不封也不種樹以表其處是不樹也喪期无數者哀除則止无日月限數也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者禮記云有虞氏瓦棺未必木為棺也又云殷之棺椁以前之棺椁无聞也書稱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則喪期无數在堯以前而棺椁自殷以後則夏以前棺椁未具也

訂疑此等制度、在孔子亦約畧言之、未的言何代也。故曰後世
聖人、禮記附會多矣、亦不足信。○路史炎帝紀、神農子孫世葬
茶陵、方金戎犯順、初原之誠、剗龐穿焉、方中尸首、會撮而腊黑、
玄綃單衣、見衣裳之制、黄帝以前有之、偃勇穿中、附旁、惟銅鼎
劒璽、既取掩之、他日邑胥耗、或新室、匈其鼎、禁焉、燕合未既、而
室燬、鼎遂亡之、而棄劒鼎者亦門滅、是神農之代、已起墳陵、而
有衣冠殉器矣、但不言棺椁也、路史餘論、蘇州節度使錢无鏐
之猶子文炳、開寶五年、妻丘氏、死、訪吉兆于報恩禪宅之側、古
松匽中、發之、乃古墓道、版石數重、梓廬卽棺椁、灰盡、惟一薇亞

石間、長丈餘、脛且三尺、明比南金、東一銅鐺、傍鏤金花、西壁劒器、亦且毀敗、惟環在靶、隹玉所成、柄入攪其環、忽一黑蜂、狀如毬丸、從劒下、螫炳眉間、炳卒、予知玄、夢一丈夫、道貌古野、身度丈餘、魚鱗之甲、足如金色、徒跣挺劒、前語知玄曰、我堯帝之臣縣余也、與陶臣氏、烏陀氏、佐禹治水、以功封吳、獲葬于此、奈何而父剛愎、發吾版石、奪吾玉璠、今擊死云云、夫云梓廬灰盡、是葬時有棺槨也、禮記有虞瓦棺、非矣、况黃帝堯舜三帝、中間隔數十百年、大傳又不明言其器某帝所制、末三節、又泛言後世聖人云云、似未指定三聖者、

蒙引易之以棺槨。似只對衣薪說。然既有棺槨、則封樹之禮。喪期之數。從可知矣。故不詳言。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疏鄭康成註云、大事大結其繩、小事小結其繩、義或然也、

本義明決之意。朱子曰、結繩、今溪洞諸蠻、猶有此俗、又有刻板者、凡年月日時、以至人馬粮草之數、皆核為記、都不相亂、進齋徐氏曰、上古民淳事簡、事之大小、惟結繩以識之、亦足以為治、後世風俗偷薄、欺詐日生、而書契不容不作矣、訂疑此非

通論書文字也、契合約也、言有不能記者書以識之、事有不能信者契以驗之、取明決之義、○夬乃君子決小人之卦而造書契者亦以決去小人之偽而防其欺也、

蒙引或曰百官用以治民、萬民用以相察、亦說得通、但百官用以治民、百官獨不用治乎、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蓋此條作書契、主聖人言、故百官之治、萬民之察、皆有書契之明驗也、是以治以察句法○正與萬民以濟相類○

右第二章

本義此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問六十四卦重于伏羲、果

否、朱子曰、此不可考、或曰耒耜市井、已取重卦之象、則疑伏羲已重卦、或疑此十三卦、皆云蓋取、則亦疑辭、未必因見此卦而制此物也、今无可考、但既有八卦○則六十四卦○已在其中○此則不可不知耳○

雲峯胡氏曰、舟楫取渙、以卦象取也○訂疑耒耜亦然、服乘取隨、臼杵取小過、以卦德取也○豫睽壯夬大過、以卦名取也○蓋小過亦然

訂疑聖人制器○皆有所因○不過踵事而加巧耳○如謂必因卦而尚其象乎不謂然○且制器者、亦未必盡是聖人、凡器用足為天

下萬世利後世利其用即尊之為聖人亦宜即後人之制器亦有前古所未有者如水碾水磨水車紙筆墨硯印板之類豈必皆聖人制之又如倭之刀匣銃緞高麗之紙扇筆西洋之眼鏡曆法布砲西域之切韻肅慎之楛矢石弩豈不精絕○朱子曰南海諸蕃書煞有好者字畫遒勁如古鐘鼎款識諸國各不同風氣初開時此等事到處有開其先者不獨中國也又曰古所制器亦不止十三件

十翼之書多夫子以意逆之而自發議論由其居安樂玩多歷年所看得大而天地小而萬物上而帝王下而男女莫不與易

相當故開眼所見開口所說无不歸之一易耳即如邵子學易未必到孔子妙處然遇一物一事觸處與他數相值况孔子乎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本義易卦之形理之似也○朱子曰只是彷彿說不可求得太深○此是總說起下面象者材也效天下之動也皆是說上面象字

蔡氏攸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始畫八卦而象在其中象與卦並生以寓天下之賾故曰易者象也蓋俯仰所觀遠近所取神明之德可通鬼神之情狀可得而况人乎况萬物乎及因而重

之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則擬其形容者其變不一而象亦為滋矣故宮室舟車器械服帶簪履下至鳥獸蟲魚金石草木之類皆在所擬至纖至悉无所不有所謂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者此也後之言易者乃曰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一切指爲魚兔筌蹄殆非聖人作易前民以教天下之意也

蒙引象擬是像天下之賾與天下之動天下之賾之動各有神明之德焉各有萬物之情焉象說得甚廣凡說卦傳自天地定位至廣八卦之象皆是形體在是性情在是且通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言非只八卦之象也此只就卦畫言未可說出无

亨利貞及潛龍勿用之類

訂疑蔡攸及蒙引之說皆難曉朱子小註自明白首節是統言易之一書通卦爻及卦爻辭皆是立個影象于此不似他書句句是實理實事故曰易者象也

彖者材也

疏彖謂卦下彖辭

說統材作材料之材看卦具德體象變如卦之材料也彖則為之判斷而已所明象之全體也材兼善惡而辭亦因之

訂疑彖辭亦是就卦之德體象變而為辭只是說个影像于此

非有事實也○此是象之全體也○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牽引天下之動、紛紜轇轕、愛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偽相感、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或鼓或罷、或泣或歌、或建侯、或行師、或涉川、或有攸往、皆是也、此處未可說出吉凶悔吝、非惟于下文有得、且于天下之動字有羨餘處、天下之動內、止可言失得、不可言吉凶、故下文云、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卦非无動也○爻亦非无材也○而此分言者○彖統論一卦之體○于材為切○爻乃逐爻之變○于動為切耳○

訂疑象雖是言一卦之材然卦材之德體象變亦是就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其物宜耳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本義悔吝本微因此而著

訂疑本義亦鶻突此句須天下之動來與上章吉凶悔吝生乎動相似而不同上章吉凶悔吝驗于人之動後此章爻辭之吉凶悔吝由效天下之動而生也天下之動其變无窮順理而得逆理而失雖未甚逆于理而已潛差漸遠則為憂虞天下之動大約不過四端爻之吉凶悔吝所以效而像之也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本義震坎艮為陽卦云云

潛室陳氏曰二耦一奇即奇為主是為陽卦二奇一耦即耦為主是為陰卦

訂疑此言後天之易專論六子也若先天之易則自震而歷離兌以至于乾皆陽卦故橫圖居右而圓圖居左自巽而歷坎艮以至于坤皆為陰卦故橫圖居左而圓圖居右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註少者多之所宗一者衆之所歸陽卦二陰故奇為之君陰卦二陽故耦為之主

本義凡陽卦皆五畫凡陰卦皆四畫

訂疑註自正大本義小巧愚謂說卦傳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云云此後天以震坎艮為陽卦巽離兌為陰卦也正旨也此章乃夫子別生一說以發後天之餘緼耳

梁山來氏曰陽卦以奇為主震坎艮皆出于乾之奇震一索得之坎以再索得之艮以三索得之三卦皆出于乾之奇所以雖陰多亦謂之陽卦陰卦以耦為主倣此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蒙引二字不必限定只是兩人也○二是多意○如堯舜三代○天下一統○民无二王○便是一君二民○君子之道○如七國爭雄○五胡雲擾○君无常民○民无常主○此便是二君一民○小人之道○

訂疑就天下大勢言○則如此○若夫子所云自天子出○便是君子之道○自諸侯出○便是小人之道○若就一國言○如魯有三家○晉有六卿○齊有田氏○亦是小人之道○夫子所云祿去公室○政逮大夫○是也○官府亦有之○書吏擅權○舞文亂法○亦是小人之道○一家亦

然如牝雞司晨或子專父權弟擅兄柄亦是小人之道

右第四章

訂疑此章專論卦畫无繫辭之事疑當屬說卦而錯簡于此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本義此引咸九四爻辭而釋之云云

訂疑本義及小註皆不可曉愚謂爻辭往來二字連憧憧為義并往來亦是不好底此將往來字作感應自然之常理但不可憧憧耳爻辭朋從作人說此借朋字喻事理爻辭思字作語助

此以思字作思慮言以朋從作事理之偶合言同歸而殊塗本文辭往來二字而生以行人言一致而百慮以人之處事言上句形起下句下句最重

如本義所云是聖人教人麼思也愚謂天下之事千頭百緒不可端倪將從何處思慮起如行路者本同歸也而殊塗矣我欲迎之于此彼乃從他塗而來縱使數人要于路亦有弗遇者矣于彼乎于此乎將何塗之從乎故人之處事本一致也然百人慮之則百其計以千人慮之則千其方至于成敗亦不同焉如此者吾將以私智穿鑿其間間有億而中者其不中者亦多矣

雖有偶而合者其不合者亦多矣此如我思一朋友憧憧焉往來以迎之朋未必即來也縱幸而來亦未必盡然也可見人之處事但當隨時而順理因物而制宜乃能泛應曲當如下文所云耳何以[補无益一字便无弊]无益之思慮為哉夫子此言非謂思慮可无只是言无益之思慮為不可用耳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本義言往來屈伸皆感應自然之常理加憧憧焉則入于私矣

所以必思而後有從也

訂疑就人事言、則有如本義云云者、天地之神化、則无是也日月寒暑不過順其屈信往來自然之常而有生明成歲之利人亦順事理之自然而行所无事可矣何必憧憧然用无益之思慮為

朱子曰、此段承上文憧憧往來、而言往來皆人所不能无者、但憧憧則不可、

蒙引此節全提起往來之自然者以見九四之不當憧憧也謂之加憧憧焉、言往來自不妨、只不合加一个憧憧也入于私不

能普徧而狹矣所謂意徧于此則遺于彼者所以必思而後有
從也

訂疑此章雖釋九四爻辭而意實不同九四爻辭貞吉悔亡猶
隨之出門交有功同人之出門同人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猶
隨之係小子失丈夫同人之于宗吝也一是斷以理一是動以
私所以有善否之分揔是就人與人相感說也其在此章則借
九四爻辭而別就人之應事說道理本義蒙引乃拘拘指爻辭
而曲爲之說所以掣肘嘗攷孔子之言曰未之思也何遠之有
又曰不思則罔豈教人廢思哉教人思者戒人之不思也何思

何慮者戒人之妄思也思者心之官唯聖人可不思而得學者則必由思而後可以入聖故曰思曰睿睿作聖下文精義入神利用安身正教人下手工夫精義入神格物致知之事也利用安身則身體力行之事也如此則入理深而有以為致思之本真積久而有以為善思之驗如此則事物至前安而能慮或一思而得或再思而可斷以理而不惑以私自无事于憧憧矣取之左右逢其原千變萬化一以貫之亦何止朋從之而已哉大凡事理不由深造自得而強探力索者率百慮而一得即如人與我原元素交而欲以私情強邀其來其從之者必其與我同

類者否則不我從矣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本義因言屈信往來之理云云○朱子曰屈信消長闔闢往來其機不曾停息大處有大闔闢小處有小闔闢大處有大消息小處有小消息此理萬古不易如目有瞬時豈能常瞬定又須開不能常開定又須瞬瞬了又開開了又瞬至纖至微无時不然

訂疑上節以造化言屈信相感之理此節以物理言之朱子小

註又通造化物理言之。

朱子曰。精義入神。與行處不相干。然見得道理通徹。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與崇德不相干。然動作得其理。則德自崇。天下萬事萬變。无不有感通往來之理。又曰。義至于精。則應事接物間。无一非義。不問大事小事。千變萬化。改頭換面出來。自家應付他。如快力利劍相似。迎刃而解。件件判作兩邊去。又曰。利用安身。今人循理。則自然安利。不循理。則自然不安利。

訂疑日月寒暑之屈信往來以造化言。尺蠖龍蛇之屈信蟄存以物理言。然皆是借來形起精義入神數句。精義四句。全是下

學工夫承上文云天下何思何慮思慮果可廢乎非也思慮者心之神明何可无也不曰不思則罔乎不曰思不出位乎不曰君子九思乎洪範不曰思曰睿睿作聖乎唯天地物理則有屈信往來之常理所謂无心而成化也人則但當用力于下學之事用力于知則精研其義至于入神自然有資于行而可以致用用力于行則利其施用至于安身自然有益于知而可以崇德是其屈信相感亦猶造化物理屈以為信信以為屈一往一來相為感應矣此下學之事吾人之思慮所可用者也然亦何事憧憧乎人能如是則于天下之事皆順其理勢之自然而行

其所无事發皆中節而得同歸一致之理矣此如大學知止定靜安慮夫子言此正教人善用其思慮非欲人絶思慮而入于禪也（真有功夫學矣）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本義下學之事云云至于德盛仁熟而自致耳 訂疑此段極好然不知者往而屈也自致者來而信也是亦感應自然之理而已數語則贅矣當衍之

訂疑此承上文言日月寒暑屈信往來乃天地神化之事學者何可幾及然能用力于下學之事而精義利用若夫過此以往

則亦无所復用其力矣謂思慮又用不得底時候如顔子欲從末由是也至于德盛仁熟則亦不假强探力索而有以造夫窮神知化矣

本義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

訂疑張子此語本合陰陽不測之謂神而言本義引之于此以上文日月寒暑云云亦指造化言故也夫曰窮神知化則思之即得不但朋從而已視夫憧憧往來者可同日語哉時説開口即云一理渾然而迎應曲當可不思而得不知孔子此章原為學者言豈躐從上達説起使學者絶棄思慮馳騖玄虚哉

蒙引承上文言内焉精義而外有以致乎用外焉利用而内有以崇乎德内外只管如此交相養互相發則欲罷不能過此機非在我矣故曰未之或知也至于交養互發之機熟而又熟則德之盛矣自能窮天地之神而知天地之化矣味此本義亦如欲罷不能之言非顏子不能道也○化是二氣之迭運神是一理之主宰孟子所過者化亦以推行處言所存者神亦以主宰言德之盛謂義之精者葢以精至于耳順心通之境用之利者葢以利至于從心不踰矩之天夫如是吾之神妙乎天地之神吾之化通乎天地之化矣

訂疑本義云殊塗百慮莫非自然又曰屈信往來皆感應自然之常理又曰推以言學亦有自然之機數自然字皆含有神化意窮神知化猶云知天地之化育

說統窮神知化亦豈出精義利用之外但精義利用猶待思勉到得窮神知化則无待于思勉耳 訂疑此說極精確既說得本文透又見得思慮不可廢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既欲上干于四○四自應初○不納于己○是危于九四之石也○三又乘二○二是陽剛○則非己所乘○是下向據于九二之蒺藜也○六三又无應○是入其宮不見其妻、死期將至、所以凶也○名必辱者○以向上而進取○故以聲名言之○云名必辱也○身必危者○下向安身之處○故以身言之○云身必危也○

或問石不能動底物、自是不須去動他、若只管去用力、徒自困耳、朱子曰、此又大意、謂不可做底、便不可入頭去做、又曰、且以人事言之、有着力不得處、若只管着力去做、少間去做不成、他人便道自家无能、

蒙引以九四之剛陽而壓其上、石之象也、三不中正、乃不量其力而欲去之、去之不得、徒為所困耳、是非所困名必辱也、

訂疑以上三說、各不同、陳明卿從疏、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旡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疏隼指三、公指上六、

蒙引隼者禽也三句、且據爻辭射隼一事而申之、至下文遂以其意言之、却于本文去害之意不甚拘也、故朱子語錄云孔子

是發出言外之意矣君子懷濟世之才是藏器于身也待其時之可行而行器已素具何不利之有或欲以器為除暴去邪之器愚謂不當如此拘聖人以活心讀活書豈必拘定是射隼之器如豫九二只是以不溺于豫為重而傳文不諂不瀆知微知彰之類其知抑何多也

訂疑孔子講書有在本文外立義者有在本文前立義者如此文正意只在解悖小象已釋之此處却推開說不拘解悖矣而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之義則是本文頭裏話也爻辭獲之二字屬射隼无不利已推開泛說孔子此處不拘解悖只說无不

利大意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潘雪松曰小人重禍福更甚于重仁義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訂疑无所利而為之无所畏而不為者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而已為名而為善畏刑而不為不善者次之懷刑利仁是也小人

則利有勇勸刑有弗懲者矣怙終賊刑是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

或問危者以其位爲可安而不知戒懼故危亡者以其存爲可常保是以亡亂者有其治是自有其治如有其善之有是以亂朱子曰某舊也如此說看來保字說得牽强只是常有危亡與亂之意則可以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　訂疑或問是疏說數語極有功于

存疑曰危曰亡曰亂不是虛空无事徒有危亡亂之心其所制

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者必有道矣

訂疑有其治有循守也危者亡者亂者若就心言則如朱子小註自正大或問及蒙引安危利災之說覺奇險些愚又有一說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章及德慧術知章觀之則此三句又可作置之危地而後安置之亡地而後存置之亂中而後治者也太甲改于桐宮晉文伯于亡人漢高光武興于百戰漢宣作于民間明英宗北狩之後置于南宮而成天順之治孝宗危于萬妃長于民間而成弘治之治皆是也九五先否後休其亡者正監前事之失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漢上朱氏曰位欲當德謀欲量知任欲稱力小人志在于得而已以人之國徼幸萬一鮮不及禍自古一敗塗地殺身不足以塞其責者本于不知義而已

融堂錢氏曰古之人君必量力度德而後授之官古之人臣亦必度德量力而後居其任為君不明于所擇為臣不審于自擇以至亡身危主亂天下者皆由不勝任之故可不戒哉

蒙引知與力俱屬才謀事以知任事以力德自是理之得于心

者
訂疑爻辭本義責其應効切折足此傳只責其不仁弊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
先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
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
夫之望
○本義此釋豫六二爻義云云○朱子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是
四件事○
訂疑爻辭本義其思慮明審云云皆括繫辭傳意幾乃事幾之

動如靈公問陳仰觀飛鴈而孔子行趙簡子一日殺二士而孔子臨河而反醴酒不設而穆生去是也今朱子小註紛紛諸說皆就心言乃慎獨之意周子之說也○天下事有當用微者謂宜潛慮密謀者如韓琦出空頭勅以罪任守忠歐陽脩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是也有當用彰者謂宜明目張胆如漢王用新城三老之說爲義帝發喪告諸侯云云擊楚之弒義帝者是也有當用柔者如无道而言孫微服而過宋拜陽虎以避咎是也有當用剛者孔子却萊兵誅少正卯請討陳恒是也君子幾之所在无一不知識迥衆人之表故曰萬夫之望○神卽至誠

如神之神鬼神造吉凶君子于吉凶之先見處皆知之則君子亦一神矣蒙引乃云不同何也

程敬承曰介如石三句所謂神生定也衆人見賢于多欲故識在事後君子神清于无欲故識在幾先

子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本義殆危也云云朱子曰是爭些子底意思

訂疑殆乃殆有甚焉之殆殆将也字彙作将字解引此証之三原王氏亦云梁山來氏同本義小註複矣

李氏椿年曰聖人无不善賢人則容有不善但未嘗不知知之則未嘗復行耳

蒙引稱顏氏之子者父兄之辭也稱顏子者則子弟之辭也有不善未嘗不知至明以察其幾也知之未嘗復行至健以致其決也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本義絪緼交密之狀云云朱子曰程子說初與二三與上四與五皆兩相與自說得好

訂疑損自泰變下卦乾之上爻與上卦坤之上爻往來交易有
天地絪縕男女搆精之象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
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
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
勿恒凶
朱子曰心和氣平則能言易其心而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
也
平菴項氏曰危以動則民不與者黨與之與也无交而求則民

不與者取與之與也

蒙引安其身三句立心之恒也危以動三句此立心勿恒也民亦人也勿不也

訂疑安其身易其心危以動懼以語數句皆伴說定其交而後求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二句正切經文

說統安對危看順理而動則安書曰順理則裕從欲則危易對懼看人君于言那得有懼言不順理恐民敎令自家心中不免有些愧屈便是懼上之求下下之供上自有交義定者恩信素孚也

訂疑安其身而後動先立家計也倘根本之地先自危動則不足係屬人心誰相從乎易其心而後語謂心有定理則辭氣和平而言有序否則心无定見胡亂說話出悖來違矣定交後求謂相得素深然後求而有得若无素交則謂他人父謂他人昆亦莫我顧莫我聞矣

右第五章

朱子曰上下繫說許多爻所以分在上下繫也无甚意義是聖人偶去這處說又去那處說爾雙湖胡氏曰夫子于繫辭上傳既舉七卦爻辭以發明易道今于此章又舉九卦十爻之辭

以論之、看來亦只是隨一時意之所欲言者則舉之○未必先立主意○後以卦實之也○

雲峯胡氏曰、上繫七爻、下繫十一爻○皆象傳之文言也○學易者可觸類而通其餘矣○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本義諸卦剛柔之體○云云○問門者○是六十四卦○皆由是出○如兩儀生四象○只管生出○故曰門邪○朱子云云　訂疑或問極是不知朱子何故只取闔闢之義想是未定之說○蒙引亦不取之○

雲峯胡氏曰其初也陰陽分而爲兩儀陰陽之合則爲四象八卦剛柔于是乎有體

蒙引門者物之所從出也乾坤指兩儀此陰陽二畫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所由出是易之門也

訂疑此與剛柔相摩八卦相盪相似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猶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也易之縕摛三百八十四爻門指兩儀

蒙引天地之撰即萬物之情但雷風山澤爲物雷動風散則其事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本義萬物雖多云云　或問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是指繫辭而言是指卦名而言朱子曰他後面兩三番說名後又舉九卦說看來只是謂卦名　胡雲峯亦曰文王稱卦之名

蒙引據下章易之興也云云是故履德之基也云云皆指卦名言也則六十四卦之名其果出于文王乎又鼎制于伏羲之後今乃謂伏羲取其卦之下陰為足二三四陽為股五陰為耳上陽為鉉而因以名卦何也縱曰伏羲火食有鼎然當時鼎制乃有許多度數邪

訂疑稱名指卦名言甚確本義則指卦爻辭中所取之象言愚謂六十四卦之名亦甚參雜如屯訟小畜蠱剥遯明夷蹇睽困革旅渙之類皆衰世之意也據包犧氏章上云始作八卦不及六十四卦則是包犧氏時无六畫之卦也下文又云取諸離益噬嗑等則是伏羲時已有六畫之卦而且各命之名矣據此章云衰世之意下章云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云云則是名卦繫辭又不知其何人也據後章云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其當文王與紂之時邪是又疑名卦辭繫之皆出文王也然曰蓋曰邪曰乎皆疑辭未敢質言也

孔穎達曰、爻辭多文王後事。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皆文王後事也、故馬融陸績皆以爻辭出于周公。按周易出于周人所爲。其在文王之後无疑。孔子去文王未遠已。不知重卦命名繫辭。出于何人。但意度之云云。今去孔子又二千餘年。乃硬定六十四卦爲伏羲所名。卦辭爲文王所繫。爻辭爲周公所繫。亦不闕疑之過也。。伏羲旣畫卦。或即命之名。亦未可知。舜命禹曰。龜筮協從。是唐虞時已有易。書必不至文王時始有卦名也。竊謂六十四卦之名。伏羲之後。或有沿革。路史發揮云、初艮、坤初乾、初離、初犖、坎初兌、初釐、震初輿、巽此

歸藏之易也、或曰、古歸藏易、今亡、惟存六十四卦而又缺其四與周易不同、需作溽、小畜作毒畜、大畜作毒畜、艮作很、震作釐、升作稱、剝作僕、損作員、咸作諴、坎作犖、謙作兼、遯作遂、蠱作蜀、解作荔、无妄作毋亡、家人作散家人、渙作奐、又有瞿欽規夜四卦、岑霽林禍馬徒三夜卦名、不知當周易何卦也○愚謂路史所記歸藏之易、其名字殊无義意、不過好事者索隱行怪之為耶、但其謂與周易有同不同、則理或然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辯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疏往事必載是彰往也來事豫占是察來也當名謂卦爻之義

各當所象之名。若乾卦當龍。坤卦當馬也。辨物正言。若辨健物。正言其龍。若辨順物。正言其馬也。

訂疑彰往察來疏說。極是。藏往知來。正如此。朱子小註、往了就陰陽消息說、无味。

朱子曰、幽者不可見、便就這顯處說出來、顯者便就上面尋其不可見底、顯道神德行相似、德行顯然可見者、道不可見者、又曰繫辭自此以後、皆難曉、

臨川吳氏曰、彰往。察來。即藏往知來。微顯。闡幽。即顯道神德行。但上篇兼著言、亦兼聖人、此則專以卦言也、亦兼卦爻辭、

進齋徐氏曰、當名、謂父子君臣之分、貴賤上下之等、各當其位也、辨物、謂乾馬坤牛、離火坎水、碩果莧陸之類、悉辨其似也、正言、謂元亨利貞直方大之辭、正其言以曉人也、（正字好）斷辭、謂利涉大川不利涉大川可小事不可大事之語、有以決其疑也、（斷字好）

蒙引曰、進齋以元亨利貞等為正言、以利涉不利涉之類為斷辭、亦有未精細者、此何所分辨、要之正言辭也、斷辭占也　訂疑是、

又曰、乾卦之辭、則曰元亨利貞、初九之辭、則曰潛龍勿用、皆正言以示人也、或曰吉、或曰凶、或曰利、或曰不利、皆斷其辭以告

人也、

訂疑此亦未精細、蓋卦爻之辭○有丄象无占者○有丄占无象者○如履霜堅冰至○龍戰于野○其血玄黃之類○是○正言○而○未○斷○辭○也○如乾之元亨利貞○訟九五之訟元吉○无妄九四之可貞无咎○上九之行有眚无攸利之類○是○有○斷○辭○而○无○正○言○也○如乾初九之潛龍勿用○九二之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是○正○言○而○又○斷○辭○也○大抵本義所謂其象如此之類皆正言也所謂其占如此之類皆斷辭也

本義開而之而亦疑有誤○ 訂疑上下有缺文○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得失之報

註託象以明義因小以喻大肆而隱事顯而理微。疏言易辭所稱物名多細小若見豕負塗噬腊肉之類是其辭碎小也雖是小物而比喻大事是所取義類廣大也

訂疑註疏以辭之取象為稱名愚謂稱名即上文稱名指卦名言如履蠱噬嗑頤蹇井鼎之類皆細小之物事也其指遠即言近指遠其辭文言文辭雅馴不鄙俚近陋也曲而中謂繫辭之意本非如此而闇合占者之事應如左傳所載崔武子筮娶

棠姜而遇困之六三孔成子筮立衛靈公遇屯元亨利建侯靈公名元也宋伐鄭趙鞅筮救鄭遇泰之需微子帝乙之元子也事詳下章肆而隱猶言費而隱

右第六章

本義此章多闕文疑字不可盡通後皆放此

訂疑首節（疑是如此分疏）言卦畫次節專言卦名三節四節兼言卦名及卦爻辭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疏謂易之卦爻辭起于中古若卦爻之象則在上古伏羲之時

本義夏商之末云云

訂疑疏與本義作易專指繫辭恐謂此章與上章稱名而言下文歷舉九卦之名而不及卦爻辭其專言文王名卦可知矣上章謂為衰世之意此章又曰興于中古第十一章遂明指文王與紂之事據司馬遷遂謂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見周紀又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西伯拘羑里演周易漢儒多從之獨唐孔穎達作易疏始定為文王繫卦辭周公繫爻辭後儒從之愚獨據左傳韓宣子聘魯觀易象嘆曰吾乃今而知周公之德施孫及文王盖以易為周公所作也今按周易為

武王既有天下之後所作者欲革歸藏而用周易乃改制之事文王方為商臣于未革命安敢革商易而作周易哉又卦辭中多稱王者既名周易則王必周王可知文未稱王其為周公所作无疑矣孔子周人從周禮故獨贊周易〇考之左傳所記卜筮之辭其卦名皆同而辭有與周易不同者分錄于左、

莊公二十二年、陳敬仲之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在異國必姜姓、

僖廿五年、晉侯將納襄王、使卜偃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

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云云

宣十二年、知莊子曰、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云云

襄九年、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其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云云

二十五年、崔武子弔棠公、見棠姜而美之、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云云

襄二十八年子大叔告子展曰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云云

昭五年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于人為言敗言為讒故曰有攸

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云云
七年孔成子將立衛靈公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其繇曰立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其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朝會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
十二年南蒯將叛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云云
二十九年龍見于絳郊蔡墨對魏獻子曰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

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群龍无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云云
哀九年、宋伐鄭、晋趙鞅卜救鄭、不吉、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
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
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
以上十一條、皆引周易之辭也、左氏亦多云周易云云、
閔二年、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
敬如君所、
僖十五年、初晋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
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无衁也、女承筐、亦无貺也、西鄰責言、不

可償也歸妹之睽猶无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從其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其死于高梁之墟

是年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云云

成十六年鄢陵之戰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

以上四條。其所占之辭。皆非周易之文。而左氏亦不云周易。則其為連山或歸藏。亦未可知。然其卦名。皆同周易。亦足見卦名非文王所命矣。

臨川吳氏曰。作易在羑里時。故云其有憂患乎。蓋于其名卦而知其有憂患也。下文舉九卦之名。以見其憂患之意。訂疑以此言之。上章稱名。指卦名可知。

訂疑上章衰世之意。泛指世運升降言。此章作易者有憂患乎。指作易者本人言。上章不可露商末世字。此章不可露文王字（極有層次）至十一章方明言殷之末世。文王與紂之事。是商以易在孔

子時存否不可知然即有存者亦不過如左傳所載上四條之文其于卦爻之德體象變必不切也如後世易林火珠林太虛玄洞極潛虛飛伏世應納甲遁甲之類況孔子以周人從周禮自應尊周易況周易又極備天地人物之至理而切夫卦爻之德體象變故孔子于繫辭傳極贊其妙但未詳其作于何人而又非術數家占卜小書之所可比故意其出于文王耳然其為言率是疑辭亦未嘗如後儒直決橫斷謂其人名卦其人繫卦辭其人繫爻辭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

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辯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疏六十四卦悉為脩德防患之事但此九卦最是脩德之甚故舉以言防患之事　訂疑此意極活然謂九卦最是脩德之甚則六十四卦之名更有宜于脩德防患者孔子亦（補疏所未及）偶舉九卦以例其餘耳

本義履禮也云云

朱子曰履德之基只是要以踐履為本　訂疑小註與本義不合

進齋徐氏曰履踐也基猶基址禮卑如地人之踐履一循乎禮是從實地上立脚步步皆實則德有其基自下積累而上故曰

德之基。訂疑此又牽本義與小註合為一說不如本義與下文合。

朱子曰。謙德之柄。只是要謙退。若處患難而驕亢自高取禍必矣。

進齋徐氏曰。人處困窮出處語默之間。取予辭受之際。最可觀德。當義則為君子。違理則為小人。明辨于斯。所以自驗其所安也。訂疑此釋困德之辨。

朱子曰。巽德之制。巽以行權。巽只是低心下意。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事裏面去。順他道理方能制事。方能行權。若心粗只從

事皮膚上綽過。如此行權。便錯了。巽入也。伏也。又曰巽字之義。非順所能盡。乃順而能入之義。謂巽以一陰入于二陽之下是入細直徹到底。不只是到皮子上。如此方能斷得殺。若不見得盡。如何可以行權。

蒙引履德之基。基與本不同。基就積行上言。本就心說。張子敎人以禮而入。即此意。謙乃為禮者所當執持而不可失者也。繼以復德之本者。外之不恪。內亦隨亡矣。復一陽復于五陰之下。其在人則善心復于內。擴充之。則衆善无不備矣。故曰德之本也。恒所以次復者。善端之存。猶不能保其常存而不失也。德雖

可久。然人欲之私。或未能盡去本然之善。或未能盡充。損之懲忿窒欲。所以盡去其人欲之私也。益之遷善改過。所以益充其本然之善也。此恒之後所以繼之損益。人欲盡天理純矣。非困无以驗其然也。故困為德之辯。所謂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也。德可以處困。則確然有定。而外物不能移矣。井所以次困也。外物不能移。則既有立矣。能立然後可進于權。巽之所以次井也。

訂疑九卦之序。亦如上下經。序卦同。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辯于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本義此如書之九德云云

朱子曰履和而至以下句句皆是反說如謙本以自卑却尊而且光若秦人尊君卑臣雖尊而不光惟謙則尊而又光復小而辨于物蓋復是一陽方生于群陰之下如幽暗中一點白是小而辨也人之善端方萌雖小而衆惡却遏他不住困窮而通困困卦說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蓋此是致命遂志之時所以困之彖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云云井有定體不動然

居所而遷說得精確

水却流行出去不窮猶人心有持守不動而應變不窮也巽稱而隱如事到面前自家便有一个道理處置他不待發露出來

有隱而不能稱量者有能稱量而不能隱伏不露形迹者皆非巽之道也巽德之制也巽以行權都是此意問隱字何訓曰隱不見也如風之動物无物不入但見其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用亦猶是也

進齋徐氏曰設施為也自然充長不待施為以求其益也益之道當其涵養從容自然有得不可萌欲速助長之心有所安排布置要如何也

不設字透

西山真氏曰損先難而後易蓋忿心易發難制欲心易開將塞故其始也懲之窒之為甚難然天理既明人欲自息其為力又

有所不難者故曰後易

蒙引先王因人情而制禮禮本非强世之事似若非其至者然

此至字與中庸其至矣乎同皆好處便是至

一皆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加之錙銖則太過減之毫髮則不及故曰和而至猶中庸章句所謂天命之當然而精微之極致者

謙尊而光與彖傳不同彖傳對下句卑而不可踰說此處本義用一且字帶光以謙字對尊且光說恒雜而不厭雖處釋轄之地而常德如一日也

訂疑恒雜而不厭因大象雷風交至而君子却立不易方也易述如此說井居其所而遷本義訓遷爲及物上節小註云井有

本故澤及于物如人有德而後能施以及人皆不如此節小註人心有持守不動而應變不窮之說蓋井猶中庸之所謂淵泉也遷猶時出也曲禮安安而能遷朱子曰雖安安而能徙義應氏曰安者仁之順遷者義之決下節本義亦云辨義謂安而能慮大學章句慮謂處事精詳

說統舊說自卑之意藏在謙字內（朱子所云句句反說）其尊且光俱作贊辭則與八卦柳揚口氣不類別傳曰謙者自卑以尊人者也然不矜不伐之德自光顯而不可掩此解得之 訂疑此與本義衆引異而與八卦相類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辯義巽以行權

本義寡怨謂少所怨尤。云云

朱子曰、所行若不合禮。自是乖戾。故曰履以和行。。困以寡怨。是得其處困之道。故无所怨于天无所尤于人。若不得其道。則有所怨尤矣。。問巽有優游巽入之義。權是義精仁熟。于事能優游以入之意否曰是。

柴氏中行曰、道始于踐履。而終于知權。故孔子以可與權為學之到。

象引謙以制禮亦自巳之持身言是見于應物之間者制節謹度不敢放逸蓋禮有貴賤上下之分謙則卑以自牧而禮由我行矣損以遠害懲忿則无忘身及親之災窒欲則无求利得害之虞

訂疑欲亦不止財利益以興利遷善改過則日進于高明而希聖希賢矣何利如之

利字不切義是常經權是變道

訂疑進齋徐氏釋德之本也句曰復為反善之義人非聖人不能无流于惡能于念慮之間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處審其幾而復于善焉是德有其本也愚謂此却甚切自知

說謙禮非謙遜便不成禮以謙制禮所云禮以行之遜以出之

是也、訂疑論語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言不讓无以制禮也、

程敬承曰、物不照于流水而照于止水、井之所以能辨義也、

訂疑與利對遠害利即利用安身之利即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利

右第七章

本義此章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

朱子曰、三陳九卦初无他意、觀上面其有憂患一句、便見是聖人說處憂患之道、聖人偶然看得這幾卦有這个道理所以就這等說去天下道理只在聖人口頭開口便是道理偶說這九

卦意思自足若更添一卦也不妨更少說一卦也不妨且易字儘有處憂患得卦非謂九卦之外皆非所以處憂患也○又曰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于晦真西山曰九卦之德更當各就全卦反復觀之以求所謂處憂患者庶乎得之又此章之下云易之為書也不可遠又明于憂患與故則易之一書无非明于憂患而處以道者又不特九卦為然也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

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

本義遠猶忘也云云○朱子曰易不可為典要不是確定硬本子楊雄太玄却是可為典要他排定三百六十四贊當晝三百五十四贊當夜晝底吉夜底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之中又自分輕重易却不然有陽居陽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陰居陰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〻應而吉底有〻應而凶底是不可為典要之書也○是有那許多變所以如此○雖道二五是中其間却有位二五而不吉者○

張子曰心不存之是遠也○不觀其書亦遠也○

節齋蔡氏曰自易之為書至屢遷此總言以起下文之意也自變動不居至惟變所適言易道之屢遷也不居猶不止也六虛六位也位未有爻曰虛卦雖六位而剛柔爻畫往來如寄非實有也故以虛言或自上而降或由下而升上下无常也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剛柔相易也典常也要約也其屢變无常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而已

訂疑不可遠如程子序文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于瞬息微于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爻之義焉其道至大

而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存也。其在此。章則自。出。入。以度。而下。皆是屢遷。即程子序文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于无變。以一事而明爻則滞而不通。知所謂卦爻彖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彖。象之用。亦非易也。其。在。此。章。則。自。變。動。不。居。至。惟。變。所。適。皆。是。周流六虚。本義云云。謂在此卦。則此爻為剛。在彼卦則此爻為柔。六十四卦。无一卦之相同。而不外一陽一陰之流行也。此屢遷之道一也。上下无常。剛柔相易。謂如蔡氏所云。或自上而降。或自下而升。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彖傳中所云卦變也。

此屢遷之道二也○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謂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如啟蒙所列之卦變圖也○此屢遷之道三也○如朱子小註云○易不是確定硬本子云云○又曰易人人可用不是死法愚謂此○一是指作易者言其不拘一例○一是指用易者言其當隨人隨事而用之○是兩義然就作易者言○不如就用易者言○蓋此章為學易者言故首云不可遠也用易者亦當擬議以成其變化首○首節以易之為書○起次用為道也三字自宜指作○如鳴鶴在陰本言君臣同德相信不出戶庭本言君子出處而易言作易○如此則用易可知故○四節方曰○苟非其人云云○胡孔子說易又為言語之當慎矣可見學者平日當就經文各以雙湖亦○如此說而出入內外○未妥其意求之○至觀變玩占時○卻宜以所占之事與卦爻辭委曲遷

就以求相通之處。所謂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也。

變動不居六句。總言屢遷之義。凡三項。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本義此句未詳。疑有脫誤。

註出入猶行藏。外內猶隱顯。遯以遠去為吉。豐以幽隱致凶。漸以高顯為美。明夷以處昧利貞。此外內之戒也。

訂疑出入。猶動靜。即洪範云。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動凶也。

內謂內事。外謂外事。即曲禮所云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之內外也。陳氏曰。先儒以外事為治兵。然巡狩朝聘盟會之類。皆

外事也內事如宗廟之祭冠婚之禮皆是曲禮又曰卜筮者先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豫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愚謂此即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无有師保如臨父母之意也此下三節皆言不可遠也

三句變例亦指易說而出入內外字皆不妥

彖引卦爻所說皆利用出入之事其出入皆必以其法者事理當然之則也 訂疑以易傳釋易傳最確

訂疑度即下文典常字即行其典禮之典禮

以本章釋本章更確

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疏故事故也、非但使人隱顯知懼、又使人明曉于憂患并與其萬事也、使人畏懼此易、歸行善道、不待有師保教訓、恒常恭敬、如父母臨之也、

本義雖无師保云云○朱子曰、使知懼○便是使人有戒懼之意○易中說如此則吉○如此則凶○是也○既知懼則雖无師保一似父母臨之相似○常恁地戒懼、

南軒張氏曰、師者教之道、保者輔其躬、

節齋蔡氏曰、故所以也、又明所當之憂患與致憂患之所以也、（明字雙湖作易言似勝指人言）雖无師保、亦如臨乎父母之側、而愛敬之至、此言易書之不可

遠也○

紫引上文出入以度二句○兼有憂患无憂患言也○獨言憂患者○聖人作易只要免人于憂患凡人之占易亦要避个憂患而已○避凶所以趨吉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本義方道也○始由辭以度其理云云

雙湖胡氏曰書者卦爻之辭也道之屢遷者卦爻之變也二句○一章之綱領變動不居以下言其變也明于憂患以下言其辭也

訂疑書不止辭當兼卦爻觀第十章可見出入以度以下三節通是說辭言也（卦爻在內）

潛解曰方承上度字來變處圓度處方別傳曰辭各指其所之故曰方

訂疑變動不居六句易之變也曰度曰方曰典常易之辭也時說前後通融看者非也如蓍自圓卦自方也易之變自无典要易之辭自有典常也所謂其人者即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之人即程子序文（全得序文來解妙合）得之于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者也

右第八章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本義質謂卦體云云

蒙引言始終則四爻在其中矣有初有二有三有四有五有上而一卦之體始成矣體謂全體六爻則得其體之一也原要字不重只是有始无終俱不成卦必兼備始終方成卦耳

錢氏藻曰六爻相雜唯其時之不同而其事物亦異如乾之取龍一物也或潛或見或躍或飛之不同者時也如漸之取鴻亦一物也而于干于磐于陸于木之不同者亦時也 訂疑分時物

為二非也

訂疑六經典籍无一件似易經整齊統六十四卦橫竪成行方圓成序側邪相對自乾至坤自復至乾自姤至坤自雷以動之至乾以君之自風以散之至坤以藏之真是有始有終以為六十四卦之質（兼六十四卦方盡）分而觀之每卦六爻自初至上无一卦少一畫者亦是有始有終以為一卦之質然逐卦之六爻又各有其卦之時物焉相雜者奇偶之畫相間多少純駁之不同也（界限分明）此處未及卦爻辭下文方及辭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本義此言初上二爻○

節齋蔡氏曰、初爻者卦之本、本則其質未明、故難知、上爻者卦之末、末則其質已著、故易知、

紫引初爻所以難知者、以初爻為卦之本、一卦之形體未成、是其質未明、所以難知也、上爻所以易知者、上爻為卦之末、卦至上爻、則一卦之象已備、是其質已著、何難知之有、

訂疑節齋紫引似以畫卦之始終言之○如初畫一爻○則止知此為左方之三十二卦○或右方之三十二卦矣○尚未知此一爻○于三十二卦○後來成何卦也○再畫第二爻○則知此為左方之共十

六卦○或右方之其十六卦矣○尚未知此二爻○于其十六卦中○後來成何卦也○至畫第三爻○則又知此爲左方之其八卦○或右方之其八卦矣○尚未知此三爻○于其八卦中○後來成何卦也○至畫第四爻○則更知此爲左方之其四卦○或右方之其四卦矣○尚未知此四爻○于其四卦中○後來成何卦也○至畫到第五爻○則上面上有兩卦○卦後來不是此一卦○便是彼一卦○豈不易知○畫卦○揲蓍其難易○皆如此○其實此○亦自來學者覩易○想像如此耳○當初聖人畫卦○只是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一筆○畫去○何有難易哉○朱子所謂道理○只在

聖人口頭。開口便是道理者也。不可以辭害意也。

彖引其初難知。其上易知。以後。人觀易言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亦以後。人逆推聖人之繫辭而然也。唯初爻之難知也。故聖人繫初爻之時。亦必擬議其當取何象。當用何占。而後繫之以辭也。惟上爻之易知也。故聖人繫上爻之時。不過因下爻之辭。要其終而成之耳。卒成之終。謂既擬初辭。又二三四五而至于上。則所擬不曾過半矣。故但成之終而已。

說統初。擬之。時一卦之全體。固已全具于胸中。上爻所繫。亦或別有道理。畢竟由初及上。即始見終。是个徹首徹尾底道理。

訂疑此如今人作八股時文○初辭如破承起語提比也○一篇意思○都注于此最着手○此處酌量停當了○後邊只信筆直書耳○卒成之終○如時文之束語○不過將前邊大意○收拾幾句○便完了○其或不蒙上五爻○而別自爲辭者○即如時文之大結○或別發一議論者耳○古今文字○惟易經齊整○後來惟唐之五七言八句律詩○及舉業家之八股文字○最齊整○其他文字○多不及也○縱做得好○亦如李廣之野戰而幸勝耳○易經律詩八股○真孔明之八陣圖○李靖之六花陣也○

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本義此謂卦中四爻○

雲峯胡氏曰此承上文六爻相雜而言也六爻本自相雜二三四五六爻之中又雜物撰德者

雙湖胡氏曰是非者當位不當位中不中正不正也○

潘氏夢旂曰不言吉凶而曰辨是與非則吉凶可知矣

蒙引雜物雜布其事物也○撰德詳明其事物所以然之理也○有是物則有是德也○雜物猶前所謂類萬物之情撰德猶前所謂通神明之德二義立而卦爻之縕盡之矣○但彼以卦言此以爻（當云）言○（凡以爻辭言）雜物如潛龍見龍之類○撰德則初九陽剛在下九二剛健中

正之類言非中爻不備見初上二爻亦能雜物撰德但未備耳
是非只據爻中所見有者言如初潛二見各以其時是也上九
之亢則非矣坤初六小人將爲君子之害非也六二直方大則
是矣六爻之間非是則非非〻則是亦有承上爻所雜之物有
是有非所撰之德亦有是有非也大傳曰物以羣分則物有是
非明矣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則德有是非亦明矣
訂疑八卦之德亦有善惡如坎之陷險已是凶德
蒙引自其初難知至非中爻不備以六爻之辭言也其原始要
終至惟其時物特以卦爻言未有辭

說統是與非即時位中之消長當否也
訂疑雜物即首節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之意但彼以卦爻言此以辭言也獨于中爻言之者初上二爻多就一事之始末言之前後循相照應如乾之初潛上亢、坤之初履霜上龍戰、訟之初不永而上終勝、師之初出師而上封功之類、是也至中爻則上下多不相蒙、前後不必相應、多是逐爻別論一事、如蒙之二三忽及納婦取女克家、泰五忽及歸妹、又如小畜下三爻以六四為小人、至六四又以下三爻為剛暴、同人六二以應五為于宗吝、九五又以應二為同德、隨六二以比初為係小子、九五以應

二爲爭嘉之類是也。所以然者。易以冒天下之道。如必相蒙相應。則一卦。六爻。只說得一事。透三百八十四爻。只說六十四件事。安能。冒天下之道乎。所以只是逐爻取義。雜合說去。故曰雜物。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本義彖統論一卦六爻之體。

臨川吳氏曰。上文既分言初上二爻。及中四爻。此又總上言之。噫嘆美辭。存亡者。陰陽之消長。吉凶者。事情之得失。要其存亡吉凶之所歸。則六爻之義。然易見。可指掌而知矣。又謂知者

雖不觀各爻之義但觀卦首之彖辭則所思已得十分之五六矣蓋彖辭或論二體或論主爻或論卦變相易之爻是以不待觀六爻而已可見也章首第一句言彖第二句總言六爻此一節又總言六爻而復歸重于彖蓋為結語與章首起語相始終下文則又更端而言中四爻也

訂疑存亡指陰陽之消息言非也當指人事言云思過半者以爻辭多別有發揮與彖辭迥不同者如訟之惕中指九二小畜以六四取義履以兑遇乾取六三為說之主同人以六二應上下五陽噬嗑以九四為間而爻辭皆與彖辭不同所以云觀辭

止○思○過○半○也○然爻辭與彖辭相應者頗多○故孔子獨詳于彖傳○彖傳不過一二句卽止○甚有復舉爻辭而不復釋之者○此故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本義此以下論中爻云云

魯齋許氏曰、二與四、皆陰位也、四雖得正○而猶有不中之累○況不得其正者乎○二雖不正○猶有得中之美○況正而得中者乎○四近君○二遠君○其勢又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譽○四之所以多懼也○

訂疑四之多懼○近也○又曰柔不利遠者○蚳鼃辭靈丘而請士師

章句謂其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是近君則其情易通于上遠則中有讒阻而下情不得達者多矣

要引其用柔中也以位柔而中故也此柔字不可主六字說通一節皆不可說出六字只據二四（極有斟酌）之位說若九二九四亦如此論三五亦然故其末乃云其柔危其剛勝耶言以柔居之則危唯剛中則能勝之可見上文全據位而言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四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

本義三五同陽位而貴賤不同云云

彖引貴賤以位言柔危剛勝以爻言兼三五言上節本義此以下論中爻或者以為中非中爻不備之義〇謂上條承初上二爻而言其非中爻不備此以下雖論中爻然却是以二對四以三對五而評之蓋因其同而別其異故一則曰同功而異位二則曰同功而異位其與雜物撰德辨是與非之意又少異矣讀書析理當不使有毫釐之差

訂疑此二節亦孔子偶見及于此而言之所謂道理只在聖人口頭也其實三之多凶五之多功二之多譽四之多懼不盡在遠近貴賤上二之无咎固以其柔中五之多功豈不以其剛中

虛齋解柔中句只重中字止見文此

耶。五之剛。固多功。五之柔。亦未必危。豈不亦以其柔中耶。三剛則曰過剛不中。柔則曰陰柔不中正。柔固危。剛亦未必勝也。豈非以其不中耶。四之辭不如二。猶勝于三。柔則曰正。剛雖不正。猶或取剛柔不偏。故或曰悔亡。或曰无咎。至于近君處。未嘗不以逼五而危之也。

右第九章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註說卦備矣。

本義三畫已具三才云云

漢上朱氏曰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兼之者天之道兼陰與陽也地之道兼柔與剛也人之道兼仁與義也六者非他即三才之道也

訂疑朱氏以六者非他二句亦指三才言非也兼三才而兩之正言三才陰陽剛柔仁義之道也故六六者非他三才之道也此言卦之六畫所以備三才之道也

蒙引一說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此道字已該天之陰陽人之仁義地之剛柔 訂疑若如此說則不必用兼三才而兩

之云云矣

訂疑廣大悉備所舉者多如上篇第六章以言乎遠則不禦云云也此章獨舉三才言其大者耳

說統兼與兩不同兼猶通也謂兼此三才而各兩之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本義道有變動謂卦之一體 訂疑此句難曉

訂疑道即上文三才之道三才之道迭用陰陽仁義柔剛是有變動也卦有六爻所以象兼之道者故曰爻爻也者言乎其變

妙解

也。效天下之動者也。爻有上下承乘貴賤之等。如天地間之物或相倍蓰而无算。然故曰物。卦之六位剛柔相間。如物之色青與赤相次。謂之文也。說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章者亦與白相次之謂也。文與章皆借用字。物字亦然。非易中卦爻有物與文章之稱也。

本義文不當、謂爻不當位、訂疑當兼當位而言（方有吉字意）不言當位者省文也。

蒙引道有變動、謂卦之一體、見其不兼六畫言、各據一畫言也、如初自為初之變動、二自為二之變動、三自為三之變動、易道

至變故云然也訂疑此說自好與上篇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合上節統言之此節分言之也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孔氏正義曰爻辭多文王後事升卦王用亨于岐山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皆文王後事也故馬融陸績皆謂爻辭出于周公是也

蒙引先儒疑爻辭出于周公者大抵非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者不敢繫易雖有謬爲之亦不足以開物成務此文王之後繫辭者必其爲周公也周公之外誰復有此心胸耶 又曰今人皆據馬融陸績等謂爻辭出于周公不知馬陸等當時亦何所據耶按大傳云于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槩是疑辭而朱子于卦辭本義乃斷歸之文王何耶大抵只據司馬遷史記世家訂疑世家當作周紀云上耳夫史記出于謬傳者種種可盡憑耶考其文亦云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蓋之一字

亦未敢質言之也況蓋八卦為六十四卦之說既不足憑獨其指文王為可憑邪孔子繫辭傳之言且為疑辭而朱子乃從而决之必有他據愚未能釋然也又文王既繫卦辭其理不應獨缺爻辭至周公方足成之也周公未足爻辭之先若占得爻者將何取决邪是皆可疑也

討疑孔氏據馬陸等說謂卦辭出文王爻辭出周公朱子本義從之蒙引以為爻辭出于周公雖无的據其理猶可信卦辭出于文王亦未可信愚謂周易出于周人其稱王者皆周王也其于殷之先王例稱號不稱王帝乙高宗是也今卦辭中稱王者

四夬稱揚于王庭此周之大臣占得此卦而請命王庭以除惡也萃渙皆稱王假有廟豐稱王假之是必周曾占得此卦而假廟也文王生未稱王至武克殷而歸乃追王之則卦辭出文王既沒之後可知或曰卦辭所稱王焉知非文王指殷王而言曰

或疑焉知文王不更有文辭曰君父之書備表古昔中人不

卦文辭必出于一人王用亨于西山岐山豈亦指殷王邪其稱

為也

王者或文王或武王未可知或成王亦未可知

証易慢易也

本義危懼故得平安云云

朱子曰易之書于萬物之理无所不具故曰百物不廢

節齋蔡氏曰、易之道甚大。百物皆不能廢。
訂疑朱子蔡氏、二說不同、當從蔡氏。
朱子曰、其要无咎者、去聲、則是要約之義、若作平聲、則是要其歸之義、又曰其要只欲无咎、
梁山來氏曰、此聖人傳心之法、如以小而一身論、一飮一食易而不謹、必至終身之疾、一言一語、訂疑語當作動易而不謹、必至終身之玷、此一身易者之傾也。以大而國家論、越王卧薪嘗胆、冬持氷、夏持火、卒擒吳王、此危者之平也。玄宗天寶以後、海內富庶、遂深居禁中、以聲色自娛、悉以政事委之李林甫、京師

遂為安祿山所陷、此易者之傾也○

周用齋曰、常人始于憂○卒于始○故易之懼人○不以始為難○而以終為貴○曰懼以終始○欲人○慎終○如始○也○

右第十一章

訂疑讀左傳○知卦辭文辭皆周公所作（信○史○記○何○如○左○傳○）韓宣子聘魯○觀易象○嘆○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不言文王○此一証也○殷歸藏易天下用之一王之制○文王雖盛德○終守臣節○豈敢革殷易而搠作周易○（六○正○言○簡○之○說○）耶○即使文王因羑里而演易○此時尚為殷之世○文王何得自名周○易為○一代之制○耶○即如洪範雖演于箕子○箕子雖殷人○然不○

繫之商書而繫之周書則文王之易必不名周易此又一証也又考之卦辭坤云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蹇曰利西南不利東北解曰利西南西南周也東北殷也文王初无殪殷之心豈敢遂計夫西南之勝東北而筆之于易以啟讒慝乎此又一証也小畜卦辭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朱子以為文王演易于羑里視岐周為西方正小畜之時也按書曰命畢公保釐東郊又周禮圖丘在南郊方澤在北郊國有四郊西郊乃周都之西郊耳朱子本義云云亦未定之說耳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

恒簡以知阻

本義至健則所行无難○故易○云云○或問乾是至健不息之物、雖有險處、皆不足為其病、自足進之而无難否、朱子曰、不然、易之書○本意正要人知險而不進○不是說恃我至健至順凡有險阻○只冒進而无難○觀上文危者使平云云○但是恐危險○便不敢輕進之意○乾之道正如此○易中皆然○所以多說見險而能止○如需卦之類○可見易之道○正要人知進退存亡之道○若是冒險前進○必陷于險○是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易之道耶○此是就人事上說○險與阻不同○險是自上視下○見下之險○故不

敢行阻是自下視上為上所阻故不敢進○此段專以憂患之
際而言處憂患之道當如此
蒙引然其于事〻字泥是以其有憂患方引向知險知阻去○
至健聖人也至順亦大賢以上人要之皆聖人也其知險知阻
皆所謂不假卜筮而知吉凶也○本義所以能危能懼而无易
者之傾皆承上章言
訂疑易卦不止乾坤舉一乾坤而餘可倒推矣聖人體具六十
方起得下文聖人成能
四卦之德者即以乾坤二卦言則云〻先從知險知阻說者難
者如此易者可知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本義侯之二字衍○說諸心者心與理會乾之事也云云○朱子曰說諸心有自然底意思故屬陽研諸慮有作為底意思故屬陰事之未定者屬陽定吉凶所以為乾事之已成者屬陰成亹亹所以為坤如開物成務開物是陽成務是陰如致知力行致知是陽力行是陰大率輕清屬陽重濁屬陰

蒙引本義乾坤與上文乾坤大不同語錄自有明說所謂克己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

訂疑此處分乾坤陰陽因上文言乾坤而以天下事分為兩項

乃以己意分屬非正旨也不必入講以類推之不思而得乾道也慮而后能得坤道也不勉而中乾道也力行近乎仁坤道也

凡事皆然

崇引說諸心故有以定吉凶而凡險與不險阻與不阻皆先知之矣研諸慮故有以成亹亹則于險阻者而避之不險阻者而趨之而不陷于險不困于阻矣

說統說諸心以无事時言研諸慮以應事時言

訂疑上節是以處險阻時言此節是泛言不拘險阻矣如上章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是泛言入明于憂患與故是專以憂患

時說兩天下字不必泥如君子之于天下也天下字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本義變化云爲故象事可以知器云云　朱子曰此節上兩句是說理如此下兩句是人就理上知得在陰陽則爲變化在人事則爲云爲吉事自有祥兆惟其理如此故于變化云爲則象之而知已有之器于吉事有祥則占之而知未來之事　問凡見于有形之實事者皆爲器否曰易中器字是恁底說　吉事有祥凶事亦有

蒙引吉事有祥又兼造化人事說獨言吉事有祥則凶事可知

矣如天垂象見吉凶變化中之祥國家將興云云云為中之祥
也云言也為動也所該廣矣又此祥字不可兼休咎為上有吉
○如因憂勞而知秋之必旱因礎潤而知雨之必至歲星所在
其國有福太白經天其應主兵箕可知風畢可知雨之類皆以
變化象之而知器也在人事則如孔子以祿之去公室而知三
桓之必微以南容三復白圭而知其不廢而免戮孟子以盆成
括之小有才而知其將見殺此以云為象之而知器也如周人
以山崩川竭而知宗周之必滅此以變化之祥而知來也子貢
以執玉高卑而知二君之將亡此以云為之祥而知來也大抵

象事知器一句將以起下句之占事知來爾凡事物已然之迹一成而不移當然之迹一定而不易者器也而其未然之吉凶者來也

訂疑變化云為吉事有祥當作一意串說變化云為事之已然者吉事有祥即在變化云為中占事知來者亦即于象事之器占而知之也如棠引所列歲星太白山崩川竭小有才執王高卑等皆變化云為也皆（方有公慮）可象事而知其器之善否者也國之有福有兵周之將滅二君之將亡皆吉事之祥見于變化云為之中可即事占之而知其後日之吉凶也象事知器就此事而論

其善否也占事知來即此事之善否而知其後來之吉凶也濟
雪松曰、占者因象而占驗其吉凶謂之占事所占之事即象事
也

以上三節通言聖人體具易理險易皆宜又能藏往知來此聖
人之心易也此知以此洗心退藏于密云云也下節乃言作易
之事如明于天之道節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註人謀、議于衆以定得失也、鬼謀、寄卜筮以考吉凶也、
本義天地設位而聖人作易以成其功云云○朱子曰百姓與

能須因蓍龜方知得百姓无知因卜筮便會做事人謀鬼謀猶洪範之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也○蒙引人謀是帶說凡卜筮問易者亦須先謀諸人然後乃可問易雖聖人亦然故洪範曰謀及乃心云云然後曰謀及卜筮又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然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是也○前言知器知來者聖人獨擅其能也易既作則百姓亦得與其能矣○訂疑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作易之功可與天地參也百姓與能自天子至于庶人聖人至于夫婦皆得用之也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本義彖謂卦畫云云　雲峯胡氏曰以象告者先天之易也以情言者後天之易也彖引八卦與八卦定吉凶之八卦同情是卦爻之情非聖人之情也情亦象中所具

訂疑八卦以象告二句即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言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之動而立象繫辭則卦爻之情即天下之情天下之情即聖人之情也或疑聖人有情无偽卦爻之情則有情偽故云卦爻之情則可云聖人之情則不可不知聖人之情固无偽然其察于民之故見天下之賾之動又

何嘗不明見天下之情偽乎既知天下之情偽即謂之聖人之情亦何傷況上篇以設卦以盡情偽與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其言並而言之意與言既屬聖人之意言情偽獨非聖人之情偽乎此篇首章不又曰聖人之情見乎辭乎剛柔雜居二句即文不當故吉凶生焉意彖引云情亦彖中所具是也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註變而通之以盡利也吉凶无定惟人所動情順乘理以之吉

情逆違道以陷凶故曰吉凶以情遷也

訂疑吉凶以情遷註說即予釋吉凶悔吝生乎動處

本義不相得謂相惡也云云或問易之情云云是如何朱子曰遠而不相得安能為害唯切近不相得則凶害便能相及如一箇凶人在五湖四海之外安能害自家若與之為隣近則有害矣

項氏平庵曰愛惡相攻以下皆言吉凶以情遷之事而以六爻之情與辭明之吉凶悔吝利害之三辭分出于相攻相取相感之三情命辭之法必各象其爻之情遠近情偽姑就淺深分之

若錯而綜之則相攻相取相感之人其居皆有遠近其行皆有情偽其情皆有愛惡也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而凶生矣以偽相感而害生矣不以近相取而悔吝生矣是則一近之中備此三條也凡爻有比有應有一卦之主爻皆情之當相得者也今稱近者止據比爻言之反以三隅則遠而為應為主亦必備此三條矣　訂疑臨川吳氏最稱此說

訂疑愛惡相攻至而利害生皆泛指天下之人情而言所謂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也凡易之情以下方言聖人作易所繫之辭皆因天下之人有此情故于爻彖中繫以吉凶悔吝之辭也

所謂效天下之動者也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況人情不同其辭各異

本義卦爻之辭亦猶是也

平庵項氏曰六辭之中吉一而躁叛疑誣失守居其五叛非叛逆但背實棄信皆是也吳王失國故辭屈于晉夷之失對故辭屈于孟子皆失其所據也人情大約不出于六者

雲峯胡氏曰未及六辭謂非特彖爻之辭可以見其情人之辭

亦可以占其情

進齋徐氏曰叛背叛也背叛正理其中有慚則發于言辭自然慙怍也

右第十二章

梁山來氏曰天尊地卑章言聖人以易簡之德成位于天地見作易之原此章言聖人以易簡之德知險知阻作易而使百姓與能見聖人作易之實

說統此章言聖人之心與天地合德故能成天地之能以前民用首二節言聖人心易見所以前知之故三節言有可知之理

所謂天地間原有一部易書也四節言聖人作易之功用八卦至情遷正作易之事愛惡至悔且吝是申言吉凶情遷句末條即人之情遷以明易之情遷訂疑八卦以下與愚見不合愚說見上

卷之十三終